

进入腊月，老家的父母就有了盼头。母亲的盼，藏在腊月的烟火里，她的手就没闲过。父亲的盼，藏在沉默的等待里。团圆的暖，让每一个盼归的日子，都充满了温情与力量。

岁末年节盼归人

到了岁末腊月，老家的父母就有了盼头。年的脚步踩着炊烟，已经越走越近了，但父母的心思不盼年，而是日日盼儿归。

母亲的盼，藏在腊月的烟火里。天不亮就挎着竹篮去赶集，五花肉要选带三层肥瘦的，腌出来才油润；鲤鱼得挑尾鳍拍打得有力道的，养在水缸里蹦跳着等团圆饭。回来的路上，遇见邻里就念叨：“我家娃说二十三准到家，你家小子啥时候回？”说话时手里的秤杆还在晃，眼睛却望着村口的水泥路，像是能望穿千里之外的风尘。

进了腊月，母亲的手就没闲过。清晨在灶膛边生火，火苗舔着铁锅，咕嘟咕嘟煮着腊味饭；晌午坐在屋檐下择菜，枯黄的菜叶堆在脚边，翠绿的菠菜码得整整齐齐；傍晚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补我儿时的旧棉袄，针脚密密匝匝，把思念都缝进了棉絮里。“娃在城里怕冷，这件棉袄厚实，回家能穿。”她一边念叨，一边把棉袄叠得方方正正，放进衣柜最显眼的格子。

父亲的盼，藏在沉默的等待里。他不爱说话，却每天都要把院子扫三遍，连落叶都扫得干干净净。前几日特意去镇上买了新的春联，红底黑字，写着“平安喜乐”“阖家团圆”，回来后就压在堂屋的八仙桌下，每天都要拿出来摸一摸，墨迹染了指尖也不在意。晚饭后，他总坐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袋锅明灭不定，目光越过田埂，落在远处的公路上。有汽车驶过的

声音，他就猛地站起身，直到看清不是熟悉的车牌号，才又慢慢坐下，烟圈在暮色里飘得很远。

腊月的日子，在盼归中一天天挨近。母亲把家里的被褥晒了又晒，阳光的味道裹着樟脑香，填满了整个房间；父亲翻出我小时候玩过的弹弓，用砂纸打磨掉上面的锈迹，说等我回来陪他去河边打鸟。村口的老槐树落光了叶子，枝桠上挂着几个红灯笼，是母亲特意买来的，她说红灯笼亮着，娃回家的路就不会黑。

村里的炊烟越来越稠，家家户户的腊味都挂在了屋檐下，像一串串红色的灯笼。王婶家的儿子回来了，汽车停在村口，她笑着迎上去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；李叔家的闺女带着孩子进门，哭喊声、笑声搅热了整个院子。母亲听见了，就拉着父亲往村口走，走几步又回头，生怕错过我归来的身影。

二十三祭灶糖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磨豆腐……日子在忙忙碌碌中溜走，母亲的灶上总是热着饭菜，父亲的烟袋锅总在门槛上磕了又磕。有一回，村口传来汽车鸣笛声，母亲手里的碗都差点摔在地上，快步跑出去，看清是陌生人后，又慢慢走回来，嘴角的笑意藏不住地往下沉。“不急，娃路上安全就好”，她这样安慰父亲，也安慰自己，却在转身时悄悄抹了抹眼角。

腊月二十八那天，天空飘起了小雪。母亲站在门口，望着雪花落在水

泥路上，心里又喜又忧：“雪下大了，路不好走，娃会不会晚回来？”父亲默默拿起扫帚，把门口的积雪扫得干干净净，又在路边撒了一层草木灰，防滑。雪越下越大，他们就坐在堂屋里，守着一桌子热菜，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傍晚时分，远处传来汽车的鸣笛声，父亲猛地站起身，母亲也跟着跑出去。车灯刺破风雪，停在村口，我推开车门，喊了一声“爸，妈”。母亲一下子扑过来，抱住我的胳膊，冰凉的手在我脸上摩挲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”眼泪落在我的手背上，烫得人头发紧。父亲站在一旁，嘴角咧开大大的笑容，手里的扫帚都忘了放下，雪落在他的头发上，白了鬓角。

进屋后，母亲赶紧端上热好的腊味饭，父亲给我倒了一杯白酒。窗外的雪花还在飘，屋里的炉火正旺，腊肉的香气、白酒的醇香、母亲的唠叨声、父亲的笑声，交织在一起，成了腊月里最温暖的模样。原来，岁末腊月的盼，从来都不是空洞的等待，而是无论千里万里，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，总有一桌饭为你热着，总有两个人，在风雪里，盼着你回家。

腊月的风还在刮，却不再寒冷。因为团圆的暖，早已融化了所有的风雪，让每一个盼归的日子，都充满了温情与力量。这人间最动人的风景，莫过于岁末腊月，炊烟起，亲人归，灯火旺，年味浓。

董宁

后备箱里 沉甸甸的爱

除夕前一天，我的后备箱已塞满了母亲提前半月备好的年货：真空腊肉、亲手灌的香肠、玻璃罐装的酱菜，还有棉絮裹得严严实实的土鸡蛋，每样都似乎贴着“给女儿”的标签，沉甸甸压得箱盖微微下沉。据说是怕我出发的时候一着急落下几样。

每一次春运返程，我都和大多数离家的儿女们一样，带着父母早已准备好的沉甸甸的包裹上路。

刚参加工作那阵，节后返程，我带着母亲塞得满满一大袋特产挤在绿皮火车过道。袋里有她连夜烙的烧饼、晒好的干辣椒，还有手绢层层包裹的零钱。“刚上班手头紧，省着点花。”母亲送我到车站检票口，攥着我的手迟迟不肯松开，原本含笑的眼眶渐渐泛红：“记得按时吃饭，别熬夜。”我攥着温热的烧饼，看着她的身影渐小，忽然觉得那袋特产重逾千斤，装着卸不下的牵挂。

后来条件好转，我换了带后备箱的轿车，每年春运返程，母亲总把后备箱塞得不留缝隙。去年临走前，她蹲在箱前将小米、花生层层码齐，又往缝隙里塞了感冒药和暖宝宝：“城里冬天冷，照顾好自己。”父亲在旁帮忙：“后备箱太小，明年换个大的，能多给你带点。”

其实，去年回家我特意清空后备箱用来装给父母带的城里特产，可到家才知，他们早已盘算着把我的后备箱当成“储物间”。“这是你爱吃的粘豆包，这是你爸上山采的野生核桃，还有你小时候爱喝的山楂汁……”父亲补充：“你胃不好，找老中医要了养胃方子，配的草药也在里面。”

邻居张阿姨串门，看着后备箱笑：“你妈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这一时了。”

返程时天还没亮，母亲就起来煮饺子，父亲在后备箱铺上棉布，把怕冻的特产仔细裹好。车子发动时，他们又会递来一只保温桶：“刚煮的饺子，路上吃，别饿肚子。”

车驶离村口，从后视镜看见父母仍站在原地。

行驶在高速上，身边返乡车流渐渐变成返程车流，每辆车的后备箱里，想必都藏着相似的故事。后备箱成了连接家与远方的纽带，装着双向的牵挂与归途。

忽然想起刷到的视频，网友晒出塞满父母特产的后备箱，配文：“后备箱再大，也装不下父母的爱。”是啊，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。

人生如一场漫长旅程，我们总在奔波中前行，却常忽略身后的牵挂。那些装满特产的后备箱、村口守望的身影、絮絮叨叨的叮嘱，都是岁月里的温暖，是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。

卜庆萍

